



东非丛林历险记

〔英〕威拉德·普莱斯

东非丛林历险记

〔英〕威拉德·普赖斯 著

赵柏林 刘克熹 译

东非丛林历险记

〔英〕威拉德·普赖斯 著

赵柏林 刘克熹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925印张 107,000字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3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6,400册

统一书号：3203·069 定价：0.75元

前 言

《东非丛林历险记》是一本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故事性的通俗读物。保护野生动物，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将此书翻译出来，献给我国读者，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和关注。

本书以美国一个动物收藏家的两个儿子哈尔和罗杰到东非丛林历险的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一场保护野生动物与残杀野生动物之间的激烈斗争。哈尔和罗杰兄弟俩志愿来到肯尼亚的巨大国家公园（也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公园）——札沃，参加由这个天然动物园的森林看守长马克·克罗斯比领导的反对偷猎集团的斗争。在这场反对偷猎、保护野生动物的斗争中，哈尔和罗杰机智勇敢、临危不惧，和札沃的森林护卫队员共同战斗，经历了种种惊险有趣的场面，终于取得了胜利，保护和抢救了许多珍贵的稀有动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各种珍禽异兽的活动特点和生活习性作了生动逼真的描述，趣味盎然。本书题材新颖，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富有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可以使读者广开见闻。

本书作者威拉德·普赖斯是英国当代作家，以写历险小说著称。他著有一套通俗读物《少年英雄历险记》。《东非丛林历险记》是其中一部。

本书写作的背景是肯尼亚独立不久、刚从殖民主义枷锁摆脱出来时的情形。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作者的阶级局限，书中个别地方流露出大英帝国的思想。我们翻译时作了一些删节。总的说来，它仍不失为一部有益的书。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教。

译 者

目 录

一、偷猎者的天堂·····	1
二、有毒的箭·····	7
三、和死亡赛跑·····	13
四、法官·····	20
五、朋友还是敌人？·····	25
六、豹子来访·····	33
七、黑胡子出现了·····	44
八、黑胡子不见了·····	54
九、“虎—马”·····	58
十、罗杰的猎豹·····	68
十一、淘气·····	76
十二、营救·····	81
十三、红尘土·····	87
十四、猎豹的美餐·····	94
十五、审判·····	102
十六、古老的港口·····	111
十七、三千万年的活化石·····	118

十 八、树顶旅馆	123
十 九、动物的盛会	130
二 十、人生存下来了，动物却在消亡	138
二十一、催泪瓦斯	144
二十二、残杀	150
二十三、鹤式飞机的坠毁	157
二十四、黑胡子落网	163
二十五、食人兽	171

偷猎者的天堂

他们正在向充满危难的地方飞去。哈尔十九岁了，他老成有余，无所畏惧；而他的兄弟罗杰才十三岁，他稚气十足，还不能意识到他将面临的处境哩。

当他们乘坐的这架小型飞机在月亮山上空翱翔、朝东偏东南方向飞往札沃的时候，兄弟俩都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札沃那是谋杀的巢穴、神秘的故乡啊，札沃那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公园啊！在那里，野生动物本应安然无恙——然而却并非如此。

在札沃，偷猎匪帮正在数以百计地杀害大象、犀牛、长颈鹿、河马以及其他野生动物。

所谓偷猎者，是什么样的人呢？在非洲，偷猎者实际上就是一伙贼，没有许可证而杀害动物，并偷卖动物的牙、角和其他贵重材料的贼。

森林看守长马克·克罗斯比制止不了偷猎者对动物的杀戮。他只有十名森林护卫队员，怎么能指望十个人来巡逻八千平方英里的丛林呢？

忧虑给马克·克罗斯比的前额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他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双手紧握操纵杆，无心留意下面飞驰而过的维多利亚湖、尼罗河的发源地、斯坦利遇见利文斯通(注)的地方、狮子出没的广阔的塞仁格特平原和覆盖着积雪的乞力马扎罗山。他的心飞向那边的土地——那是一片流血、恐怖、痛苦和死亡的景象。

“这是一场战争啊！”他说，“一场在不利形势下进行的战争。我们正在节节败退。我们这边只有十个人，十个人却要对付几百名偷猎者。我们刚刚把他们从这一地方赶走，他们又在那一地方钻出来了。简直是毫无希望啊！”

“你们有人被他们杀害吗？”哈尔问。

“我们原来有二十二名队员，有十二个人被杀害了。”

“是被毒箭射死的吗？”

“是的。偷猎者都有武器——大部分人带着弓和毒箭，一些人使用长矛和柴刀，一些人还有枪。我们有两个人被他们设置的夹兽器夹住了，他们死得可惨哩！过了一个月，我们才找到他们的骸骨。”

“骸骨？”

“那算是他们留下的唯一的東西了。”

“我想，他们可能是渴死的，”哈尔说，“然后鬣狗才拣他们的骨头啃的吧。”

“恐怕不会死得这样舒服哩。鬣狗不等到人死就吃你。只

注：两人都是著名的探险家。

要你还能战斗，它们就害怕你。但当你被夹住、变得无能为力时，它们就联合起来对付你。那两个人就是被活活吃掉的。”

想到这两个不幸的森林卫士死去的悲惨而痛苦的情景，哈尔不禁毛骨悚然。罗杰也不寒而栗，开始懊悔自己不该来。

“为什么你认为是鬣狗吃的呢？”哈尔说，“为什么不是狮子或者豹子呢？”

“一般说来，狮子倒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人不犯它，它不犯人。豹子却不是那样的君子罗，即使人不向它挑衅，它也是要攻击人的。可它还有个小小的怪习，在尽量饱餐一顿之后，就把吃剩的躯体拖到树上，以免被别的动物吃掉，使它在下次回来时可以再吃一顿。豹子很有力气，它可以把一具比它自身重两倍的尸体从陷阱里叼出来。但是我们的那两个人不是它吃掉的。不，他们肯定是鬣狗吃掉的，也可能还有兀鹰。兀鹰一般在鬣狗后面飞来转去，在鬣狗吃饱之后，它们就吃剩下的零碎骨肉。”

哈尔和罗杰互相看了一眼。他们前来参加这一冒险行动的热情，突然凉了下来。而当森林看守长克罗斯比驾机到月亮山向他们求助时，他们还欢迎过他哩。参加一次快活的冒险，把野生动物从偷猎者手里、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此外，从某个方面来说，这也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的父亲约翰所从事的工作，是收集野生动物并把它们卖给动物园。在动物园里，动物会得到精心照料，并为成千上万的观众提供教育和娱乐。他教育孩子要爱护动物，并参加了

他们捕捉活动物的头几次旅行。可是，如果野生动物都被偷猎者杀死了，这种旅行又有什么用处呢？

因此，当孩子们和帮助他们三十名黑人把一群偷猎者从月亮山上隐藏处赶出来时，克罗斯比请求他们参加对札沃偷猎者的战斗。他们给在纽约附近的动物饲养场工作的父亲打了电话，取得了他的同意。现在，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承担得了力所不及的事情。

克罗斯比看出了他们的心思。

“但愿我没有吓着你们。”他说。

“吓着我们？当然不会的。”哈尔大声地说。

“你们的人什么时候才能赶到这儿？”

“嗯，有六百英里的路程。我们的吉普车和巡游车都不是高速车，不过，他们明天中午以前就该赶到了。”

“你们协助我开展这项工作，我可感激不尽啦！”

“还是等你看到我们能干点什么之后，再说感谢吧——如果要说什么感谢的话。”

“就要到了，”在飞越雪山的山嘴后，克罗斯比指着说，“那就是札沃。”

这里呈现一派美丽的风光。它宛如一个和平的天堂：有森林和平原，秀丽的山峦，银色的河流，平静的湖泊，明媚的阳光和梦幻般的倒影。有谁能相信，这块美丽的土地竟是死亡之谷呢？

罗杰对美丽的景色有敏锐的鉴赏力，呼喊起来：“老兄！多凉快呀！”

他的哥哥哈尔措词有点不同：“看上去多像一个小天堂呢！”

“正是如此，”克罗斯比说，“如果我们能除掉那些偷猎者的话。它应当成为动物的一个安全庇护所，成为游客的一座大公园。可现在，它是一个死亡的陷阱。你们看见那河面宽得象湖一样的地方了吗？那里我们有一个水下观察站。你们可以走入水下室，从窗孔向外观看，会看到鳄鱼在水下游弋，河马在水底行走。可是，近来偷猎者杀死了几十只河马，你们从窗孔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大堆腐烂的尸体。腐烂了的河马尸体，污染了河水，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残存的一些小河马崽儿，轻轻地拱着已死的母河马，也快要饿死了。它们熬不了多久了——鳄鱼猛咬它们哩。”

“偷猎者杀死河马，再让它们腐烂，这又有什么好处呢？”哈尔问道。

“噢！他们会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把头弄走——每个河马头价值二千美元。而且，他们还剥下河马的皮。”

“他们要皮干什么呀？”

“做鞭子。它的皮可厚呢。他们把皮放在阴凉处，晾几个星期，这样皮变得像木板一样坚硬。然后他们像锯木头一样，把皮一张张锯开，锯成三英尺长的杆子。这种杆子可用来当手杖。但是，这种东西一般是运到南非去。布尔人把杆子的边修剪得很锐利，用它当鞭子，称为皮鞭。这种皮鞭像刀一样锋利，能割肉哩！牛怕它，人也怕它。如果你的老板手里有一条这种皮鞭的话，你可别和他争吵。许多人都死于

这种鞭子之下。”

“真够残忍的！”哈尔说，“杀死一只河马，又做一副杀人的武器。”

“这是兽行，可也是一笔大生意。当然，偷猎由来已久了，可它一直只是小买卖——到现在，情况变了。过去一个土人需要肉的话，可以走到外面，捕杀一头羚羊就行了。但是，现在是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干了。如今偷猎者所寻求的，不仅仅是要一些肉当晚餐，而是要数百万美元。现在我们所对付的，也不是这里或那里出现的个别偷猎者，而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偷猎队伍，由一个叫黑胡子的人指挥——他之所以叫黑胡子，一是因为他留着黑胡子，二是因为他像海盗，像当初那种留有黑胡子的海盗。所不同的是，他盗取的是动物的牙齿、尾巴、角和皮，而不是盗取金子。他所犯下的是折磨和杀戮的罪行，和当初的黑胡子海盗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黑胡子是谁呢？”

“我也希望知道呀。他是一个神秘的人。我不相信他是一个土人。我们作了各种假设，都无济于事。你们也许能解开这个谜。我们猜想，他可能是蒙巴萨这个海港城市的一个大商人。我们了解到，大量的河马头、象牙、犀牛角，以及豹子、猴子、蟒蛇等珍贵动物的皮，都从蒙巴萨运到世界各地的城市。有人进行这一非法勾当，大发横财。可能他不是商人，也许是一个知道怎样控制这支偷猎队伍的军人。不过，这只是猜测罢了。他是何人，我们实在毫无所知。只有把他抓住了，才有可能水落石出。”

二

有毒的箭

飞机现在正向着多难的“天堂”滑翔而下。这是一架德国造的四座小型鸮式飞机。它有复式操纵杆：一根操纵杆由驾驶员紧握；另一根呢，哈尔看着它在自己面前不停地摆动，哈尔是坐在副驾驶员的位置上。

哈尔心里痒痒的，真想握住操纵杆。但他没有把握能驾驶这架飞机。他曾经驾驶他父亲的纳维昂飞机在长岛上空飞行，但那架飞机与这架迥然不同。这里仪表盘上的每个刻度盘好像都套乱了；还有，用什么米、千米计算航程呀，什么摄氏表示温度呀，都是用欧洲符号、德语说明的。

此外，两种飞机的飞行情况也各不相同。一种像拉惯了车的马，四平八稳；另一种却像难以驾驭的野马，横冲直撞。哈尔希望，有一天他会被允许驾驶这架飞机，不过首先他必须经过充分的训练和多次飞行实践，而且还必须有克罗斯比坐在身旁才行。

“在那座尖尖的山顶上，有一座亭子，”克罗斯比说，“——叫做森林护卫队瞭望哨。亭子前面安装了一台望远镜。我们

每天都留有一个守卫队员呆在那里，整天监视偷猎者。”

“从那山顶上能看多远呀？”

“不算太远。可以看清几英里以内的景物，但是再往外，山和森林就把视线挡住了。要瞭望八千英里的土地，最少要有一百个这类瞭望哨。那就意味着需要一百名瞭望员。当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只好靠这个能飞动的瞭望哨来做力所能及的事了。”

“你说的是这架飞机吗？”

“是的。但是，只有我一个人能驾驶它。可我不能整天都呆在空中呀！我还要做别的事情。当我搞清了一些偷猎者的方位后，我就飞回营地，把所有没有外出值勤的队员都集合起来，我们开着一辆巡逻车前往我发现偷猎者的地方。如果只有一、两个偷猎者的话，我们也许能抓住他们；但如果遇上一大帮偷猎者，我们仅有一、二人丧亡就算幸运了。你瞧，现在可以看见我们的营地了——就在瞭望哨的那边。”

哈尔看清了五英里外的一排茅屋。这就是有名的基塔尼游猎站。从欧洲和美洲来的参观者，都要在这里住上几天，领略一番被野生动物完全包围的动人场面。哈尔惊奇地发现，营地周围竟没有围墙或栏栅。

“你们怎样防备动物闯进来呢？”

克罗斯比笑着说：“我们用不着。我们也决没有那样的能力建造一堵那样坚实、那样高的围墙。豹子或者狮子都能爬过墙顶。大象把大树都能推倒——它们自然能推倒一堵墙了。而犀牛则对挡住它的路的任何东西都要恼火——它们会向墙

撞去，撞开一个洞，穿墙而过。至于野牛，它们有坚硬的攻城槌似的头，它们能毁掉载重卡车和大型运货汽车。一群乱窜的野牛如果心血来潮，想要看看墙那边有什么玩意儿的话，会轻而易举地把一堵墙推倒。是呀，建一堵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更不用说栅栏了。”

“所以，你们就只好让动物径直走进营地了？”

“对。它们在白天是很少来的。而我们每晚都有游客，我们就劝告客人不要到月色里去散步，在太阳落山之后就要呆在屋里。还要他们把窗子关严实——不然豹子要爬进来的。大象要来找水喝。有个狡猾的老家伙，居然学会了怎样拧开园子里的水龙头——却懒得把龙头关上。它喝个痛快之后就大摇大摆地走了，我只好走出去把它关上啰。”

罗杰锐利的眼睛一直在浏览风景。

“说说那栅栏是怎么回事吧，”他说，“——在左边，看起来像是一排栏栅似的。那是什么东西呀？”

森林看守长朝那边看了一眼，就驾驶飞机转弯，朝那栅栏似的东西飞去。

“你的眼睛好尖呀，”他对罗杰说，“你会成为一个呱呱叫的森林卫士。那是一排夹兽器。”

“一排夹兽器？”

“是偷猎者设置的一排夹兽器。”

“可它看上去却挺像栅栏或者篱笆。”

“像极了。偷猎者堆起有刺的灌木，造成一道栅栏。这一道看来有一英里长。不过，你注意瞧，栅栏上有许多空隙。

在每个空隙的口上，他们都装上了一个夹兽器。”

“这是想的什么主意呀？”

“嗯，就假定你是一只动物吧，你来到篱笆边，想跨到那一边去。可篱笆太宽了，跳不过去。栅栏上又有那么多密密麻麻像针一样尖的刺，每根刺约有三英寸长，你不会愿意硬从篱笆上穿过去的，因为那样你就会被刺扎着。于是，你就只好在栅栏旁边跑呀，跑呀，希望找到一条道冲过去。你碰到了空隙，就一头钻了进去，突然你发现自己进入了圈套。你的头钻进了铁丝做的套索，套索紧紧缠住了你的脖子。你越拉，套索就会缩得越紧。你拼命挣扎、扭动，铁丝就在你的咽喉上越卡越紧，卡出血来了，血引来了食肉兽，它们就活活把你一点一点地吃掉。”

“不过，假如我被吃掉了，那么偷猎者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哦，不。他们能得到的。假设你是一头象吧，他们要的是象牙，或者用你的腿造纸篓，或者把你的尾巴当苍蝇拍子卖，这不，他们要的全都有了。野兽不吃这些东西嘛。因此，野兽得到的是一顿美餐，而偷猎者得到的是它们不吃的那部分，他们双方都心满意足。”

他们现在快速朝有刺的篱笆下降。

“你打算干什么呀？”哈尔询问道。

“只是让偷猎者吓一大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营地被发现了。有时那也足以把他们赶走。当然，这也可能不起作用。也许他们人很多，并且知道我们人很少。但他们不知道明天